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劉公案－劉墉傳奇 第一百回 為逃命黑夜奪城門

話表段文經之妻汪氏，見女兒段瑞平自刎而死，他也就一頭撞死在地。皂頭段文經見妻女已死，才要舉火燒房，忽聽外面人聲喊叫，鬧嚷嚷。他只當是有人報官，官府領兵前來捉拿他等。列公，當此時，無從報官？眾位想理，這要是白晝出這件事，別說他二個人，就是三百人，也殺不了熊道台的舉家。因為在半夜之間，出其不意。雖然報官，官府也得半天的工夫呢！

大名府城中武職之內，算是副將為首。這位協台，是本京的旗官，姓富，富大老爺。及至這個信報到協台的衙門，富老爺慌忙起來，趕著派兵傳人。這剛知道信，段文經早出了獄咧！所以才派兵，後趕捉拿，並無堵在衙門之中。書裡言明。

且說段文經，見妻女已死，剛要舉火燒房，忽聽門外喊叫連天。文經也顧不得放火，手提鋼刀往外跑，來至門外，留神觀看段文經，跑至門外留神看：不是官將與官兵。卻是監中眾囚犯，硬搶街坊金共銀。外帶各自找兵器，預備好去闖城門。文經一見說「不好！快些趁早出大名！」眾賊聞聽不敢扭，一齊都，跟定文經向前行。穿街越巷無人擋，留神看：大名南門眼下存，來至跟前就動手，砸鎖抽門要開城。更房內，驚動門軍人幾個，千總一員叫張賓。一齊跑出聲斷喝：「什麼人，硬敢半夜弄城門！拿住送到衙門去，難逃刀下喪殘生！」千總張賓言未盡，眾犯中，進出一個把刀掄，照定千總只一下，冷不防，一刀正中那張賓，「咕咚」倒在塵埃地，嚇壞手下眾門軍！全都四散逃性命，哪個敢來擋城門？眾賊人，不多一時砸開鎖，抽門閃放兩扇門。文經領頭朝外走，後跟亡命眾犯人。剛出大名城一座，只聽見，人聲吵吵海沸同。原來是協台發人馬，帶領本營綠旗兵。還有知縣與知府，番役捕快多少名！燈球火把如白晝，後邊相追來得凶。早來半刻全拿住，焉能跑脫段文經？瞧起來，一飲一啄皆前定，生死遲早豈能更？今日要拿不住徐克展，陳二府，要升知州萬不能！何人來搶大名府？八月十六暗行兵。按下後事說眼下，再把那，眾多賊人明一明。

大名協台富大人的兵，晚來了一步，段文經等剛然出城。

人馬早來半刻，省了事咧！此乃是個定數。因此罣誤多少官員！

閒言不表。單說大名協台的兵丁衙役、文武官員，趕至南門，段文經已走出城去了。富大人一見，眼望合城文武，開言說：「賊雖然出城，料著去不能遠，必須要趕上拿回，你我的考成還保任一二。」眾文武聞聽富大老爺之言，說：「須此而辦！」說罷，一齊趕出大名府。官兵番役打兩路分頭上去，將段文經等圍住在居中。

眾官兵，隨後而來真厲害，趕上重犯段文經。不容分說往上裹，將逆匪，切切圍住正居中。逆匪豈肯白受死？

以死相拚是真情。囚犯兵丁亂動手，還有公差人數名。眾囚犯，一來缺少好兵器，二來膽怯怕官兵，不多時，五十三名全拿住，就剩皂役人四名。段文經，雖然五十單二歲，一人可擋數十兵。還有馬快徐克展，三十七歲在年輕。兩手能端八百力，捕盜拿賊談笑中。大名遠近全知道，到後來，乾隆佛爺將他審，問他十聲九不應。太上皇帝龍心惱，賞了他，一百嘴巴加勁楞。然後又夾三夾棍，徐克展，並無「哼哈」是真情。刑部的嘴巴挨一百，兩腮旁又不腫來又不青。腿上挨了三夾棍，非比州縣那般刑。此乃是，刑部之中的「哈吧狗」，檀木做就令人驚。這樣夾棍挨三下，傷點皮肉萬不能！並非在下來撒謊，大概都知這事情。按下後事且不表，再把那，克展、文經明一明。

且說段文經、徐克展、張君德、劉奉四人，被大名府的官兵圍住，四人奮勇，一齊動手，殺出重地，倒傷了一員把總、十數個官兵，漏網脫逃而去。

上回書說過，此夜是七月十六，明月被雲遮住，好似黑鍋底一般。到此時，爽利倒下起雨來咧！天又黑，雨又緊，難以追尋。大名府的文武官員，無奈何，帶領番役兵丁，押解拿住的五十三名囚犯，回大名不表。

單講段、徐、劉、張四個人，從官兵之中，捨命殺出，趁此天黑無月之間，帶著雨，向西南落荒而跑。

按下四賊逃性命，再表大名眾官員。帶領兵丁與衙役，押解囚犯五十三名。一齊回轉大名府，要到那，道台衙門驗審明。二里之遙來得快，進了大名南正門。大名知府開言道，眼望協台把話言：「眼下拿來眾囚犯，我等好去帶入監。查明道台屍共首，這件事，必須保府遞報單。」副將聞聽說「有理，年兄之言倒可行。」說話之間來得快，十字橫街在跟前。靳知府，領著衙役與囚犯，回衙門，好把眾犯收入監。協台知縣千把總，都司守備一品官，齊奔道衙來得快，大名協台，眼望知縣把話言。

大名府的協台富老爺，眼望知縣，還有手下的都司、守備、千把等官，講話說：「咱們進去，須得仔細查清。」協台富老爺一言未盡，見知府靳老爺也來了，慌忙下了坐騎。知府眼望協台講話，說：「兄弟業以將方才拿回的那五十三名囚犯，加重刑，全都入監。另外多派差人看守，等稟明保定府，劉大人制台的回文一到，咱也好遵批而辦。」富協台聞聽知府靳老爺的話，說：「好，年兄的話就是。」說罷，他們一齊向熊道台的衙門裡面而走。

衙役兵丁提燈，引路前行，一直的進大門，走儀門，穿大堂，越二堂，這才到了盡裡邊熊恩綬的住宅。協台、知府、知縣、都司、守備、千總、把總等官，還有文武兩下裡的衙役、兵丁，手執明燈，各屋照看。

眾文武，手下執燈各屋照，觀看熊道死屍靈。原來殺死在當院，旁邊扔著蠟杆燈。還有個婦人也被害，院中算是人兩名。東廂房，殺死一人牀上躺，卻是官親吳連升。

西廂房殺了熊公子，來祥也在刀下坑。上房殺死一少婦，卻原來，熊道之妾吳秀紅。一共殺人整六口，俱各橫死赴幽冥。眾文武，裡外復又查看到，倉庫無動是真情。來往整鬧多半夜，東方送上卯日星。靳知府，吩咐差人看屍首，他復又，眼望協台把話明：「兄弟即刻上保府，總督衙門稟報明。大老爺，多派官兵與首領，多加防範要小心。」

協台聞聽說「很是，府台只管上省城。」說罷文武各分手，副將回衙就派兵。知府馳驛去上省，不敢坐轎把馬乘。按下大名文武，再表那，劫牢反獄段文經，一同馬快徐克展，還有張、劉人二名，殺散官兵逃了命，黑夜間，逕奔西南大路行。半夜跑出九十里，眼看就要大天明。段文經，眼望三人尊「老弟，你們留神仔細聽：咱們殺官又反獄，大名文武定行文。你我白晝難行走，渾身是血亦通紅。」段文經，說話之間抬頭看：一片柳樹眼下存。四人一見心大悅，腹內說：「何不裡面去藏身？」也是天意該如此，賊人此處通強人。他們走到樹林內，猛然間，賊聚會，八月十六要搶大名。